



论宣告死亡申请人的范围及顺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191)

摘 要: 在我国, 无论是 20 世纪 80 年代通过的《民法通则》和《民通意见》, 还是 2017 年 3 月 25 日刚刚通过的《民法总则》均对宣告死亡申请人范围及顺序进行了相关规定, 但我国的现有规定仍有不足之处。在申请人范围上, 笔者认为应检察院也纳入申请人范围中。在申请人顺序问题上, 通过分别对比“有顺序说”和“无顺序说”的利弊, 提出完善我国宣告死亡制度的合理建议, 即宣告死亡制度的申请人不应设置现行民法那样严格的顺序, 而应当是肯定配偶优先序位的同时对这种优先序位进行一定限制。

关 键 词: 宣告死亡; 宣告死亡申请人; 申请人范围; 申请人顺序

中图分类号: D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15300617

On the Scope and Order of Applicants Who Declared Death

(School of Law,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In our country, whether it was passed through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and “Opin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rial)” in 1980s, or it is just passed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in the March 25, 2017, all have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n the scope and order of the declared death of the applica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in our existing regulations. In the scope of the applicant, I think that the Procuratorate should also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e applicant. In the order of the applicant, by comparing the “orderly” and “no orderly” the pros and cons, I put forward some reasonable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China's declaration of death system, that is the applicant who declares the death system should not set the strict order of the existing civil law, but rather the affirmative spouse's prioritization, while restricting the priority order.

Key words: Declared dead; the applicant of Declare the death; The scope of Applicant; The order of Applicant



自然人失踪之后是宣告其失踪还是宣告其死亡,各国民法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但又有所区别。如瑞士和日本民法采用的是宣告失踪的概念,但使其宣告失踪发生宣告死亡的法律效力。而我国民法理论认为,宣告失踪制度虽能解决失踪人财产的保护问题,但并不能解决因失踪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不稳定状态,于是我国民法又设置了宣告死亡制度。

1 宣告死亡制度概述

我国民法学理上是这样定义“宣告死亡”的,即宣告死亡,是指自然人下落不明达到法定期限,经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依法定程序在法律上推定失踪人死亡的一项法律制度。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宣告死亡产生与事实死亡同样的法律效力,即以被宣告死亡人住所地为中心的一切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均归于消灭。一切享有以该人死亡为条件的财产权利的人,即可因此获得权利,如继承人开始继承等。其婚姻关系一并消灭,其配偶便可再婚。

但是,宣告死亡毕竟是法律上的一种推定,如果被宣告死亡人实际上还生存,其在当地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并不因在原住所地被宣告死亡而受限制,在当地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并不因在原住所地被宣告死亡而无效。而且失踪人如果并未死亡,宣告死亡对其人身及财产不可避免将会发生重大损害,而如果对于长期失踪之人遗留的不确定法律关系不予以法律上的处理,则利害关系人及社会生活秩序又将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失踪人的利益与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两相权衡,我国民法不得不牺牲失踪人的利益而保全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尤其是当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被认为实质上涉及社会生活秩序时,民法所做选择之合理性也就非常有必要了。

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 23 条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 46 条的规定,宣告死亡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第一,须自然人下落不明达到法定期间,既不能判定其尚生存,也无法证明其已经死亡。第二,失踪期间届满,即自然人下落不明状态持续存在,并经过一个法定期间。其中,该法定期间包括普通期间 4 年和特殊期间 2 年,分别适用于通常情形和意外事件的情形。第三,须有利害关系人申请。第四,是由人民法院宣告。宣告死亡制度的适用将导致以被宣告人为中心的法律关系消灭,对被宣告人的利害重大,故不能由自然人或其它机关随意为之,为确保其严肃性、稳定性,只能由法院依法审查并以判决宣告。并且,《民法总则》第 48 条规定:“被宣告死亡的人,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判决作出之日视为其死亡的日期;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宣告死亡的,意外事件发生之日视为其死亡的日期。”

2 宣告死亡申请人的范围

2.1 《民法通则》和《民通意见》对申请人范围的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仅规定,宣告死亡须由利害关系人申请,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但对于哪些人属于该条所说的“利害关系人”即利害关系人的范围,《民法通则》并未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后来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见》第 25 条进一步规定,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其他与其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民法通则》规定,宣告死亡必须经利害关系人申请,《民通意见》虽然对于利害关系人范围稍稍作出了具体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依然存在。倘若失踪人没有利害关系人或者虽有《民通意见》规定的利害关系人但利害关系人就是不愿意申请,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宣告死亡制度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很显然,在宣告死亡申请人的范围问题上,立法存在漏洞。

2.2 《民法总则》对申请人范围的规定

《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总则编,



而编纂民法典是对现行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纂一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法典。因此,《民法总则》是对之前《民法通则》的继承和发展。

《民法总则》第 46 条至第 53 条是对宣告死亡制度的全部规定。《民法总则》第 46 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死亡:(一)下落不明满四年;(二)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满二年。”由此可知,

《民法总则》中规定的宣告死亡的申请人依然是“利害关系人”,但是对于“利害关系人”到底有哪些以及若没有利害关系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愿申请的情况下如何处理,

《民法总则》依然同《民法通则》一样,并没有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这就说明对于宣告死亡申请人的范围,新通过的《民法总则》并没有解决《民法通则》和《民通意见》遗留下的漏洞。

2.3 宣告死亡申请人范围的完善建议——将检察院纳入申请人范围

目前,我国法律均规定只有经利害关系人申请才能宣告某个失踪的自然人死亡。但是,在没有利害关系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愿申请宣告死亡的情况下,如何才能稳定与失踪人有关的民事法律关系呢?笔者借鉴国外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做法,建议将检察院纳入宣告死亡申请人的范围。

检察机关是国家司法机关,倘若让检察院申请宣告下落不明的自然人死亡则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私法领域的介入。到底检察院能否作为自然人宣告死亡的申请人呢?

对于这一问题,各国立法规定不一。依照《法国民法典》第 90 条、第 122 条的规定,检察官可以提出宣告死亡申请。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8 条固定的死亡宣告人虽仅限于利害关系人,但考虑到有失踪人无利害关系人,或虽有利害关系人而不愿申请死亡宣告的情形,为贯彻死亡宣告制度旨在结束失踪人法律关系长期不确定之状态的立法目的,

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该“民法”总则编修正时,特增设检察官为申请人。¹王泽鉴先生也提出,检察官系代表国家行使职权,不论有无利害关系人,均得单独申请。²除此之外,意大利也将检察院纳入了宣告死亡申请人的范围。

但是,检察院毕竟还是公权力,因此在检察院作为宣告死亡申请人的问题上还是要慎重对待的。司法实践中有时自然人长期下落不明,没有利害关系人或利害关系人因各种原因不申请宣告死亡,致使权利义务不确定状态长期存在,从而国家利益有遭受损害的危险。如失踪人下落不明,其曾立有遗嘱将全部财产遗赠给国家,而此时没有利害关系人或利害关系人不申请宣告死亡,这时如不赋予检察机关申请权,显然不利于对国家利益的保护。因此,在此种情况下,就应当赋予检察院死亡宣告的申请权。

由此,笔者建议在民法总则部分增设一款,即当失踪人无利害关系人,或者虽有利害关系人但利害关系人不愿提出宣告死亡申请,不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的,检察院可以提出宣告死亡的申请。

3. 宣告死亡申请人的顺序

3.1 《民法通则》和《民通意见》对申请人顺序的规定——有顺序说

我国《民法通则》第 23 条关于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的规定,这些利害关系人之间是否有一定的顺序呢?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见》第 25 条作出了具体规定:“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的顺序是:(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四)其他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

¹ 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8 条:失踪人失踪满 7 年后,法院得因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之声请,为死亡之宣告。

² 王泽鉴:《民法总则》,台北 2000 年版,第 121~122 页。



人。申请撤销死亡宣告不受上列顺序限制。”由此，当然的解释是宣告死亡的申请要受上述顺序的限制。但是，在实务中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某公民下落不明已达到法定年限，第一顺序的利害关系人配偶不申请宣告其死亡；亦可能该公民无配偶或配偶已经死亡而第二顺序利害关系人父母、子女不申请宣告其死亡，因法律规定申请宣告死亡有顺序限制，顺序位置在后之利害关系人便无权申请宣告死亡。且在上述顺序中配偶居于决定地位。在司法实践中，只要配偶不提出申请，后顺序的利害关系人均不得申请之。如果配偶一直不提出申请，则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权就必然形同虚设，此时就意味着宣告死亡的立法目的无法实现。

3.2 《民法总则》对申请人顺序的规定

通过对比《民法通则》、《民通意见》和2017年刚刚通过的《民法总则》，笔者发现，在宣告死亡申请人的顺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民通意见》第29条规定：“宣告失踪不是宣告死亡的必须程序。公民下落不明，符合申请宣告死亡的条件，利害关系人可以不经申请宣告失踪而直接申请宣告死亡。但利害关系人只申请宣告失踪的，应当宣告失踪；同一顺序的利害关系人，有的申请宣告死亡，有的不同意宣告死亡，则应当宣告死亡。”

《民法总则》第47条规定：“对同一自然人，有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死亡，有的申请宣告失踪，符合本法规定的宣告死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宣告死亡。”

从以上两个条文分别来看，笔者发现在宣告死亡的申请上有了一些微小的变化。

《民通意见》中规定的是“同一顺序的利害关系人”有的申请宣告死亡，有的不愿意申请宣告死亡的，应当宣告死亡。但《民法总则》删除了“同一顺序的”这一限定，而规定“有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死亡，有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失踪，符合本法规定的宣告死亡条件的”，法院应当宣告死亡。这就说明，在宣告死亡申请人的顺序问题上，《民

法总则》做了些许调整——从之前的绝对的“有顺序说”调整为有条件的“无顺序说”。笔者认为，《民法总则》这样的调整，相比较《民法通则》和《民通意见》的安排来说，更加合理，并且更能适应社会实践中的复杂问题。

3.3 “有顺序说”与“无顺序说”之争

“有顺序说”认为，宣告死亡与宣告失踪不同，宣告死亡的目的在于结束失踪人的人身关系以及与之有关的财产关系，主要表现在婚姻关系、监护关系等的终止与财产继承关系的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地位并不完全平等，因为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中最为特殊，是否宣告失踪人死亡，对其具有更重大的利害关系。因此，在宣告死亡申请人的问题上，法律规定了利害关系人不同的申请顺序。

“无顺序说”认为，宣告死亡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结束因失踪人失踪而造成的法律关系的不稳定状态，虽然这种不稳定状态对于前一顺序的利害关系人利害最大，但对于后一顺序的利害关系人也并非无利害关系。因此，若仅因前一顺序的利害关系人不同意宣告死亡，就不能宣告死亡，则对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力。而且还认为，利害关系人不分是其配偶、子女、父母或者是其债权人、债务人，在地位上一律平等，不应有先后之分。在法院宣告失踪人死亡后，其遗产继承、债务清偿，均有法律规定，而与是谁提出宣告死亡的申请并无关系。而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见》采取的“有顺序说”，在实际案件中，有的配偶基于感情或者某种不正当目的，不提出申请，以致于不能宣告失踪人死亡，从而使得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

综上所述，主张“有顺序说”的学者有下列几点理由：第一，不同的利害关系人有不同利益诉求，如果民法不进行一个顺序限制，反而会导致宣告死亡申请的混乱；第二，配偶、父母、子女具有特殊性，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利益关联性上他们都具有特殊性；



第三,对解决失踪人的债权债务关系等通过宣告失踪即可以,不必非得宣告死亡,单纯地申请宣告死亡,便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第四,依照传统生活习惯,配偶双方一方死亡或者失踪,通常不会导致家庭财产的分割,如果配偶不同意申请宣告死亡,而其他利害关系人坚持,则有悖于我国家庭伦理道德观念。而主张“无顺序说”的学者认为:第一,申请宣告死亡的申请人一旦有了严格的顺序限制,就不利于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保护,因为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必须建立在前顺序的申请人的申请基础之上;第二,从宣告死亡的结果看,其遗产之继承,债务之清偿,均有法律规定,而与任何人提出宣告死亡之申请无关,那么设立一个先后顺序也就没有实质意义;第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宣告死亡制度显然主要是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和相关的社会利益。

比较分析“有顺序说”和“无顺序说”两种观点,我们能够发现这两种做法各有利弊。“有顺序说”保障了配偶和其他与失踪人有重大关系人的利益,但却无法实现宣告死亡的立法目的,在某些情况下不能无法稳定与其有关的法律关系。而“无顺序说”虽能够将利害关系人一视同仁,充分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宣告死亡的立法目的,却有违常理和伦理基础。

3.4 宣告死亡申请人顺序的完善建议——配偶优先,宽限期届满,辅以无顺序

既然“有顺序说”和“无顺序说”各有利弊,因此,笔者认为,宣告死亡制度的申请人不应设置现行民法那样严格的顺序。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经济关系往往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因此设置宣告死亡制度还是很有必要的,而死亡宣告申请人设立严格的顺序限制,则有助于平衡多方利益。但是《民通意见》的规定又过于严苛,会因配偶等先顺序的利害关系人的不申请而使宣告死亡制度形同虚设,而《民法总则》又没有对这一问题作出具体的安排,因此笔者想在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建议宣告死亡申请人的顺序应做如下设置:肯定配偶优先

序位,但应对这种优先序位作出一定的限制,即在失踪人失踪满4年或因意外事故满2年,给予配偶是否决定宣告失踪人死亡的宽限期,在这段期限过后,若配偶依然不愿提出宣告死亡申请,则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平等的无顺序地提出宣告死亡的申请。

由于宣告死亡发生与事实死亡同样的法律后果,这就使得宣告死亡并不仅仅导致被宣告死亡人财产关系的变化,也会引起其身份关系的变化。再加上受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的影响,配偶尤其是女性一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且夫妻之间的情感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给予配偶一定的优先序位是很有必要的。另外,配偶是家庭的核心,配偶之间的相互照顾和扶持是家庭稳定的基础,在法律权利上更要倾向于配偶之间的利益保护,民法上规定了配偶相互的代理权。当然,有人会质疑,父母、子女与配偶一样,与被宣告死亡人之间都存在着身份关系,为什么父母、子女就不能保留优先序位?笔者认为,失踪人被宣告死亡后,父母、子女的权益可以通过《继承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来保护的,但是配偶不一样,一旦宣告死亡,婚姻关系即告消灭,该家庭将可能面临解散,新的家庭可能出现,因此保留配偶的优先序位还是具有必要性的。

同时,对配偶的优先序位进行限制也是势在必行的。仅仅因为配偶不同意申请宣告死亡,其他利害关系人就无权申请,继承无法开始,债权债务得不到清偿,无疑将会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也不能真正实现宣告死亡的立法目的,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对配偶优先申请宣告死亡的权利加以限制,即在宣告死亡申请期间届满后,设置一个宽限期,若配偶在该宽限期届满后依然不愿提出死亡宣告的申请,则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不受《民通意见》规定的顺序限制向法院提出宣告该失踪人死亡的申请。

4 结论

宣告死亡制度的设置,旨在稳定与失踪人有关的法律关系,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宣告死亡必须



经申请人申请，且须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但是，目前我国现行法规定的申请人并不能完全解决现实生活中千奇百怪的实例，因此，笔者建议将检察院纳入死亡宣告申请人的范围之内，但检察院作为申请人必须附有一定条件，即当失踪人无利害关系人，或者虽有利害关系人但利害关系人不愿提出宣告死亡申请，不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的，检察院可以提出宣告死亡的申

请。另外，我国现行法规定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有一定的顺序，笔者通过比较“有顺序说”和“无顺序说”各自的利弊，提出设想性的建议，即赋予配偶优先权，在失踪人符合宣告死亡条件时，配偶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决定是否宣告失踪人死亡，在这段宽期限过后，若配偶依然不愿提出宣告死亡申请，则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平等的无顺序地提出宣告死亡的申请。



参考文献

- [1]梁慧星. 民法总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1: 112-116.
- [2]杨来运. 关于宣告死亡的几个问题[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8(3):387-388.
- [3]龚兵. 论宣告死亡的构成要件[J]. 法学杂志, 2010, 31(2):110-112.
- [4]汤光辉. 宣告死亡制度的几点思考[J]. 法制与社会, 2014(32).
- [5]周文佳. 论宣告死亡制度的完善[J]. 经营管理者, 2014(11):228-229.
- [6]汪火良. 宣告死亡申请人顺序的法理解析[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4):91-94.
- [7]张寅春. 论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制度[D]. 山东大学, 2008.
- [8]姜楠. 宣告死亡法律制度研究[D]. 沈阳工业大学, 2010.
- [9]张怀俊.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制度研究[D]. 山东大学, 201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十四届研究生学术论坛

2017 年 10 月

14th Graduate Students Academic Forum of Beihang University

Oct 2017
